



皇冠书系

引领儿童文学主流阅读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

白话

美
绘
版

原著

曹雪芹
高鹗

红楼梦

下卷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

美

绘

版

红楼梦

原著／曹雪芹 高鹗
改写／金凡平

下
卷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

红楼梦(下) (美绘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楼梦(上、下)/(清)曹雪芹,(清)高鹗著;金凡平改编.
—北京: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2006.2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美绘版)

ISBN 7-5007-7904-6

I. 红... II. ①曹... ②高... ③金... III. 章回小说—中国—清代—缩写本 IV. 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45913 号

HONG LOU MENG

(下)



出版发行: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人:海飞

执行出版人:赵恒峰

策划:徐寒梅 缪惟 胡光

责任编辑:缪惟 高秀华

插图:赵成伟 等

装帧设计:缪惟

美术编辑:缪惟

责任印务:李书森

社址:北京市东四十二条21号

总编室:010-64035735

传

发行部:010-84037667 010-64032266-8269

邮政编码:100708

真:010-64012262

http://www.ccppg.com.cn

E-mail: zbs@ccppg.com.cn

印刷: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

经销:新华书店

开本:720×980 1/16

印张:16

2006年2月第1版

2006年2月山东第1次印刷

字数:150千字

印数:1—14700册

ISBN 7-5007-7904-6/I·726

成套定价:48.00元

图书若有印装问题,请随时向印务部退换。



徐公持

上世纪二十年代，当时上海亚东书局特请胡适、陈独秀等名家撰写序言，以“汪元放新标点本”形式印行《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等古代“俗文学”名著，作为新文学运动的援应，发生了很大影响，从此古代小说名著的文学地位大为提高。1949年后，政府以“批判继承民族文化遗产，树立民族自信心”为方针，大力普及古典文学名著，出版了多部古代小说名著的新整理本，发行量达数百万部，从此古典小说名著进入民众的阅读视野，历久不衰。进入二十一世纪后，时代社会背景、文化消费的性质和习惯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我们今天的读者尤其是青少年，还应当花费精力去阅读这些古典文学名著吗？读这些书还有意义吗？答案我想是肯定的。

首先是了解历史。中华民族有发达的史学传统，浩如烟海的“正史”和“野史”著作，记载了五千年文明发展变化的历程，大体上都明白清楚。但是光读历史书是不够的，因为我们祖先的生活场景、思想情绪和行为方式，在一般历史书中不可能有具体而微的展现。而正是在这方面，古代文学尤其是写出了活生生的人物形象的古典小说，显示了它独特的长处。“把小说当作历史来读”，这说法是不错的。不过需要说明的是，我们主要的不是通过小说去考察历史事实，去“看阶级斗争”，而是要从中领略古代人们的生活态度，他们的道德面貌、伦理关系，他们的言谈举止、人际交往，他们的心理状态、性格气质，他们的欢乐愉悦、忧伤悲哀，总之，要看到我们祖先的民族精神和性格。看《水浒传》，要看梁山好汉们如何为人坦诚和嫉恶如仇，讲信义、重然诺；读《西游记》，则主要看古代人们为了追求人生信念而如何克服千难万险，百折不回；读《三国演义》，则主要看各实力人物如何团结、笼络和使用人才，以及战场上的随机应变、斗智斗勇；读《红楼梦》，则重点领会对美好纯真人间感情的追寻，和对道德败坏和伪善作风的唾弃。这些曾经在古典小说中受到着力描写或者刻意追求，并得到广泛颂扬的品格和作风，它们可以说都是中华民族精神传统的核心内涵，我们祖先的心理状态和文明素质，在这里有相当充分的表露。所以，欲了解过去的中国人心理和中国文明，阅读古代小说不啻是个捷径。

了解历史目的何在？无非是为了汲取前人的成功心得和失误教训，从而使我们今人生活得更加睿智、更加高尚、更加健康。通过理解和反思，建设新的民族文化和民族性格。当北宋学者徐铉说出“鉴古知今”四个字时，其实他已经掌握了提升自我心智和情感的一把钥匙。今天的中国社会正处于历史

徐公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文学遗产》主编，博士生导师。

的大转折期、为适应社会生活的重大变化，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人也处于一个人格的重新塑造期。许多人尤其是年轻人面对社会的结构性变化，面对各种新奇和异端文化潮流，在思想意识方面呈现朦胧状态，甚至感到无所适从。完全舍弃传统的“新人类”“新新人类”之类的趋向，在部分青少年中有着相当的影响力。然而这些都是历史转折期常见的躁动，它们的出现，一方面有其必然性，不值得大惊小怪；另一方面也应当看到，它们并不代表新的文化主流取向。纵观世界各民族，尤其是发达国家所走过的道路，他们在发展的进程中也经历过类似的阶段，也有相当多的社会成员，曾有过类似的迷茫和躁动，但是社会主流文化的形成，终究要被理性的选择所占据，不会受一时的冲动左右其方向，这是确定不移的。而民族文化和性格，由于它是在漫长的人类族群进化中在各种生存环境因素影响下形成的，所以具有很强的稳定性和延续性，其基本面不会在较短的历史时期有大的改变，即使在社会剧烈巨变之际，历史文化因子仍将是社会人格演变的基础成分。试观今日英、法、德、意，还有日本、韩国，无论是西方或东方民族，他们在实现现代化进程的同时，也都保持着鲜明的民族特性。即使是美国，虽然呈现各种文化融合的面貌，但其主流文化，还是有着强烈特色的。有意思的是，美国历史总共只有二百余年，严格地说，美国没有古典文学；但他们的大学里却有许多专家，开设着古典文学课程，而且研究的风气很盛。他们将其他国家的古典文学（包括中国古典文学），视同自己的古典文学一样加以学习和研究，可知他们对文学传统或者传统文学的重视，决不下于其他任何国家。这种“借鉴”或者“拿来”他国古典文学的做法，同样陶冶着现代美国人。不妨这样说：在已经或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当今世界各国中，我们尚看不到不要传统文化和文学的先例。相反，由于理性地对待传统，认识到传统的可贵，而不是不分青红皂白地一股脑儿蔑弃传统，他们的现代化基本上都卓有成效。有鉴于此，我们今天仍有必要对民族文化作深入的清理和认知，辨明民族文化的本津，以使新文化建设和新民族性格的确立走上健康之路。小说名著既然是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予应有的重视。

其次是享受传统文学的精华。在现代生活中，人们对文化艺术的享受需求是不断发展的，同时，文化需求又具有多样性和丰富性的特征。为满足这种需求，愈来愈多的文艺新品种新作品不断涌现，显示着文化生产力的强大；同时那些拥有千百年历史的古老文艺，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而且唯其历史悠久，经过时间的筛汰考验，它们更具有艺术上的完美和经典性，如磁石般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读者。一位哲人曾说过，古希腊神话具有“永恒的魅力”；中国古代的一些经典文学，包括优秀小说在内，同样有着这种魅力。人们都知道中国是“诗的国度”；中国的戏曲、小说也很发达，很有特色，在世界文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只要看今天电视荧屏上经常出现“三国”“水浒”英雄们的身影，以及孙悟空、贾宝玉等人物形象，而且仍然拥有广大的观众群，即可知道它们的生命力几乎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逾千百年而不衰。通

过阅读古典小说名著，我们可以与千百年前的人物作心灵的交流，灵魂的共鸣，从而进入跨时代的和谐状态，得到精神深处的愉悦和享受。古老艺术品虽然看来不够“新潮”，但它恰如醇酒，存放时间愈久，香味亦愈浓郁，给人带来的享受是恒久的。

总之，文学先辈创造的小说名著，对于我们不仅是一种珍贵的文化遗存，难得的精神慰藉，更是应当认真面对的经典。鲁迅一生工作繁忙，但他在整理中国古典小说的事业上付出了极大精力，完成了《中国小说史略》等著作，成为公认的古典小说研究巅峰之作。胡适在他步入文坛之始，即着手《红楼梦》等小说考证，作出划时代的成绩。钱钟书学富五车，但他自述读得最熟的是小说《西游记》和《儒林外史》。近代思想学术大师不约而同地关注重视古典小说，已经说明了它们的重要分量。中国人在宗法社会里生活了数千年，在我们的心灵深处，都保留着大量属于“传统”的成分。以今天的眼光看，传统中虽有不少落后甚至丑陋的因素，但也寓含着许多值得我们珍视的优秀的“基因”。我们所应当做的，就是“扬弃”的工作，无论“扬”或“弃”，都是为了推进我们的事业和健全我们的人格。珍惜传统，能使我们人格丰满；享受传统，能使我们精神高雅。不能讳言，读古典小说也是一种文化消费，甚至是一种业余“消遣”，出发点可以是仅凭兴趣，但其中确实包含有积极的人文意义，应当引起我们今天读者包括青少年读者的加倍关怀。

说了这样一些颇为抽象的话，回头再看这套小说名著，我以为无论编者、出版者，都以实际行动表明了他们在传统与现实之间，架设着文化沟通的桥梁。这套书所选取的，都代表了古典小说成就的某一种极致，也可以说它们都是一座座风光旖旎值得观赏的山峰；这些小说，具有不同的类型和性格，它们的内涵称得上充足厚重；而编者选取的眼光也是综合性的，绝非仅仅出于某一种社会价值和艺术评判标准，所以这些作品综合起来看，就是一大桌“满汉全席”，每道菜都值得细细品味。这套书既然是面向青少年读者的，它对原著在文字上也必然要作若干“加工”，这里主要是删繁就简、去粗取精。篇幅上的适当压缩，有利于青少年读者阅读兴趣的培养。当然，对某些文字比较繁难，甚至有些艰深的作品，编者也作了适度的“改写”，以消除阅读上的障碍。这种“缩写”或“改写”名著的做法，在世界各国都很风行，也是一种文化普及的规范做法，我半个世纪前读到的《鲁宾逊漂流记》，就是一个缩写本。当然，做得是否成功，要因事而论。在我看来，这套书的工作做得是相当小心慎重的，体现了对名著的充分尊重，这与时下流行的所谓“戏说”或篡改有着本质不同。另外，由于编者对原著基本精神的领会比较透彻，所以即使是“改写本”，也并未出现“面目皆非”的难堪局面；更由于编者的语言文字功力较好，所以改写的部分竟也颇为精彩传神，这是难能可贵的。至于插图制作的精美，印刷装帧的别致，都显示了对文化事业的严肃和负责态度。我相信，无论是编者和出版者，他们都是为了今天青少年的精神丰满和人格成长，才情愿在这项工作中投入如此巨大的精力。我赞赏他们的做法，以为功德无量！

目
录

- | | | |
|---------|----------------------|-----|
| 【第三十一回】 | 辱亲女愚妾争闲气
欺幼主刁奴蓄险心 | 贰陆壹 |
| 【第三十二回】 | 贾探春兴利除宿弊
薛宝钗小惠全大体 | 贰柒壹 |
| 【第三十三回】 | 慧紫鹃情辞试忙玉
慈姨妈爱语慰痴颦 | 贰柒捌 |
| 【第三十四回】 | 柳叶渚边嗔莺叱燕
怡红院里召将飞符 | 贰捌柒 |
| 【第三十五回】 | 娇芳官陈生茉莉粉
憨湘云醉眠芍药茵 | 贰玖伍 |
| 【第三十六回】 | 寿怡红夜开群芳宴
贺生辰妙传槛外帖 | 叁零贰 |
| 【第三十七回】 | 贾二舍偷娶尤二姐
尤三姐思嫁柳二郎 | 叁零玖 |
| 【第三十八回】 | 误相知情冷归幻境
见土仪泪泣思故里 | 叁壹柒 |
| 【第三十九回】 | 闻秘事自翻云覆雨
信巧言空饮泣吞声 | 叁贰叁 |
| 【第四十回】 | 酸熙凤大闹宁国府
苦尤姐悲赴黄泉路 | 叁叁零 |

目 录

- | | | |
|---------|----------------------|-----|
| 【第四十一回】 | 桃花诗幽意伤桃花
嫌隙人有心生嫌隙 | 叁叁柒 |
| 【第四十二回】 | 懦小姐不问累金凤
窘贾琏暗借金银当 | 叁肆肆 |
| 【第四十三回】 | 生怨谤屈黜病晴雯
惑奸谗抄检大观园 | 叁伍贰 |
| 【第四十四回】 | 凸碧堂品笛感凄清
凹晶馆联诗悲寂寞 | 叁陆壹 |
| 【第四十五回】 | 俏丫鬟抱屈天风流
痴公子饮泣读芙蓉 | 叁柒壹 |
| 【第四十六回】 | 美香菱受辱河东狮
蹇迎春误嫁中山狼 | 叁捌壹 |
| 【第四十七回】 | 病潇湘痴魂魇恶梦
惑怡红惊心通灵犀 | 叁捌捌 |
| 【第四十八回】 | 感秋心抚琴传幽绪
坐禅寂迷情感天魔 | 叁玖伍 |
| 【第四十九回】 | 布疑阵宝玉谈心禅
失通灵海棠示异兆 | 肆零肆 |
| 【第五十回】 | 探宫闈元妃归大梦
瞒消息凤姐设奇谋 | 肆壹贰 |

目
录

- | | | |
|---------|----------------------|-----|
| 【第五十一回】 | 林黛玉焚稿断痴情
薛宝钗出阁成大礼 | 肆壹捌 |
| 【第五十二回】 | 苦绛珠魂归离恨天
病神瑛泪洒相思地 | 肆贰捌 |
| 【第五十三回】 | 惊幽魂感生离死别
悲远嫁叹风流云散 | 肆叁陆 |
| 【第五十四回】 | 忽喇喇似大厦倾倒
昏惨惨如灯油将尽 | 肆肆叁 |
| 【第五十五回】 | 强欢笑蘅芜庆芳辰
死缠绵潇湘闻暗泣 | 肆伍贰 |
| 【第五十六回】 | 史太君寿终归地府
王熙凤力拙失人心 | 肆陆贰 |
| 【第五十七回】 | 落红尘妙玉遭大劫
历幻境熙凤返金陵 | 肆柒零 |
| 【第五十八回】 | 证同类宝玉失相知
重尘缘佳人护通灵 | 肆柒捌 |
| 【第五十九回】 | 皈古佛勘破三春景
出藩篱遁却红尘缘 | 肆捌柒 |
| 【第六十回】 | 甄士隐详说太虚情
贾雨村归结红楼梦 | 肆玖肆 |

第三十一回

辱亲女愚妾争闲气 欺幼主刁奴蓄险心

转眼又是大年，荣宁二府自是忙碌。贾珍正在厅上看着小厮们摆设几案供器，忽人回：“黑山村乌庄头来了。”一时，乌进孝进来叩头请安，将年例单子呈上。只见各色野味禽鱼、柴炭粱米倒也齐全，贾珍看完便说：“你这老货又来打擂台了，我算定你至少五千两银子来，谁知竟这些。这够做什么？真真又叫别过年了。”乌进孝忙进前两步，躬身回道：“回爷说，今年年成实在不好。爷的地方还算好的，西府里现七八处庄地，比爷这边多出几倍，今年也只这些东西。”贾珍笑道：“正是呢，如今出得多，入得少，不找你们要，找谁去！”便吩咐将单上各物各取了些，命贾蓉送过荣府去不提。

至十五日之夕，贾母便命在大花厅上设了家宴，带了众人看戏。

此时唱的《西楼会》正一出将完，于叔夜赌气去了，那文豹便插科打诨道：“你赌气去了，恰好今日正月十五，荣国府里老祖宗家宴，待我骑了这马，赶进去讨些果子吃是要紧的。”引得贾母等都笑了。薛姨妈等都说：“好个鬼头孩子，可怜见的。”凤姐便说：“这孩子才九岁呢。”贾母笑说：“难为他说得巧。”便说了一个“赏”字，早有三个媳妇每人



撮了簸箩，走出来向戏台说：“老祖宗、姨太太、亲家太太赏文豹买果子吃的！”向台上便一撒。贾珍贾琏也忙命小厮们快撒钱，只听豁唧唧满台钱响，贾母大悦。

一时贾母便说：“珍哥儿带着你兄弟们去吧，留我们娘儿们几个说话。”贾珍等答应着退出。

贾母便道：“把咱们的女孩子们叫了来，就唱两出趁趁兴。”

一时梨香院文官等十二个女孩子进来。贾母道：“咱们不如听几出清淡的，你瞧瞧，薛姨太太、这李亲家太太都是有戏的人家，不知听过多少好戏的。这些姑娘都比咱们家姑娘见过好戏，听过好曲子。咱们少不得弄个新样儿的。叫芳官唱一出《寻梦》，只须用箫和笙笛，余者一概不用。”

文官笑道：“我们的戏自然不能入姨太太和亲家太太姑娘们的眼，不过听我们小孩子一个发声吐字，再听一个喉咙罢了。”贾母笑道：“正是这话了。”李婶娘薛姨妈喜得都笑道：“好个灵透孩子，你也跟着老太太打趣我们。”贾母笑道：“我们这原是随便的玩意儿，在家里听个有趣罢了。”又吩咐吹一套《灯月圆》。

凤姐见贾母十分高兴，便笑道：“趁着女先儿们在这里，不如叫她们击鼓，咱们传梅，行一个‘春喜上眉梢’的令如何？”贾母笑道：“这是个好令，正对时对景儿。”又道：“若到谁手里住了，吃一杯，也要说个什么才好。”凤姐笑道：“依我说，谁像老祖宗要什么有什么呢。我们这不会的，不没意思吗？怎么能雅俗共赏才好，不如谁输了谁说个笑话吧。”

众人都知道她平日善说笑话，不但在席的诸人喜欢，连地下服侍的老小人等也无不欢喜。小丫头子们都忙出去，说：“快来听，二奶奶又说笑话儿了。”众丫头子们挤了一屋子。

贾母便命响鼓，那梅刚至贾母手中，鼓声忽住。大家忙笑着上来斟





了一杯：“自然老太太先喜了，我们才托赖些喜。”贾母笑道：“这酒也罢了，只是这笑话倒有些个难说。”

众人都说：“老太太的比凤姐的还好还多，赏一个我们也笑一笑儿。”贾母笑道：“并没有新鲜招笑儿的，少不得老脸皮子厚的说一个吧。一家子养了十个儿子，娶了十房媳妇。只有第十个媳妇心巧嘴乖，公婆最疼，成日家说那九个不孝顺。这九个媳妇委屈，便商议说：‘咱们九个心里孝顺，只是不像那小蹄子嘴巧，所以公公婆婆只说她好，这委屈向谁诉去？’大媳妇便说道：‘咱们明儿到阎王庙去烧香，和阎王爷说去，问他

一问，叫我们托生为人，为什么单单就给那小蹄子一张乖嘴，我们都是笨的？’那八个听了都喜欢，说这主意不错。第二日便都到阎王庙里来烧了香，九个人都在供桌底下睡着了。专等阎王驾到，左等不来，右等也不到。正着急，只见孙行者驾着筋斗云来了，看见便要拿金箍棒打来，吓得她们忙跪下央求。见孙行者问缘故，便细细地告诉了他。孙行者听了，把脚一跺，叹了一口气道：‘这缘故幸亏遇见我，等着阎王来了，他

也不得知道的。’九个人听了，就求说：‘大圣发个慈悲。’孙行者笑道：‘这却不难。那日你们妯娌十个托生时，可巧我到阎王那里去的，因为撒了一泡尿在地下，你那小婶子便吃了。你们如今要伶俐嘴乖，有的是尿，再撒泡你们吃了就是了。’”说毕，大家都笑起来。凤姐笑道：“幸而我们都笨嘴笨腮的，不然也就吃了猴儿尿了。”尤氏笑向李纨道：“咱们这里谁是吃过猴儿尿的，别装没事人儿。”薛姨妈笑道：“笑话儿在对景就发笑。”

说着又击起鼓来。小丫头子们只要听凤姐的笑话，便悄悄地和女先儿说明，以咳嗽为记。须臾传至两遍，果然到了凤姐手中便住了。众人齐笑道：“这可拿住她了。快吃了酒说一个好的，别太逗人笑得肠子疼。”凤姐想了一想，笑道：“一家子也是过正月节，合家赏灯吃酒，真真地热闹非常，祖婆婆、太婆、婆婆、媳妇、孙子媳妇、重孙子媳妇、亲孙子、侄孙子、重孙子、灰





孙子、滴滴搭搭的孙子、孙女儿、外孙女儿、姨表孙女儿、姑表孙女儿——暖哟哟，真好热闹！”众人听她说，已经笑了，都说：“听数贫嘴，又不知编派哪一个呢？”尤氏笑道：“你要招我，我可撕你的嘴。”凤姐起身拍手笑道：“人家费力说，你们混，我就不说了。”贾母笑道：“你说你说，底下怎么样？”凤姐想了一想，笑道：“底下就团团地坐了一屋子，吃了一夜酒就散了。”

众人见她正言厉色地说了，都怔怔地还等她往下说，只觉她冰凉无味地就住了。史湘云看了她半日，凤姐笑道：“再说一个过正月半的。几个人抬着个房子大的炮仗往城外放去，引了上万的人跟着瞧去。有一个性急的等不得，便偷着拿香点着了。只听‘扑哧’一声，众人哄然一笑都散了。这抬炮仗的人抱怨卖炮仗的做得不结实，没等放就散了。”湘云道：“难道他本人没听见响？”凤姐道：“本人原是个聋子。”众人一回想，不觉失声大笑起来。又想着先前那一个没说完的，问她：“前一个怎么样？也该说完。”凤姐将桌子一拍，道：“好啰唆，到了第二日是十六日，年也完了，节也完了，我看着人忙着收东西还闹不清，哪里还知道底下的事了。”众人听说，复又笑起来。凤姐笑道：“外头已经四更了，依我看，老祖宗也乏了，咱们也该‘聋子放炮仗——散了’吧。”尤氏等笑得前仰后合，指着她道：“这东西更加贫嘴了。”贾母笑道：“她提起炮仗来，咱们也把烟火放了解解酒。”

不想凤姐因年内年外操劳，不小心小产了，府中之事王夫人便命探春协助李纨暂为代理，又特请了宝钗来各处照应。

众人先是心中暗喜，以为李纨原就厚道，自然比凤姐好搪塞。便添了一个探春，也不过是个未出阁的年轻小姐，且平常平和恬淡。因此都不在意，比以前凤姐理家更懈怠了许多。只是三四日后，渐觉探春精细处不让凤姐，只不过是言语安静、性情和顺而已。李纨等不仅每天清晨到园门口小花厅上会齐办事，又于每日临睡前，带领园中上夜人等各处

巡察一次。因此都暗中抱怨说：“刚倒了一个‘巡海夜叉’，又添了三个‘镇山太岁’，现在连夜里偷着吃酒玩的工夫都没了。”

那日，李纨和探春在议事厅，刚吃茶时，只见吴新登的媳妇进来回说：“赵姨娘的兄弟赵国基昨日死了。回过太太，叫回姑娘奶奶来。”说毕，便垂手旁侍，再不言语。

探春便问李纨。李纨想了一想，便道：“前儿袭人的妈死了，听见说赏银四十两。这也赏他四十两罢了。”吴新登家的忙答应了是，接了对牌就走。探春道：“你且回来。我问你：那几年老太太屋里的几位老姨奶奶，也有家里的和外头的分别。家里的若死了人是赏多少，外头的死了人是赏多少，你且说两个我们听听。”一问，吴新登家的便都忘了，忙赔笑回说：“这也不是什么大事，赏多赏少谁还争取不成？”探春笑道：“这话胡闹。依你说，赏一百倒好。若不按例，别说你们笑话，明儿也难见你二奶奶。”

吴新登家的笑道：“既这么说，我查旧账去，此时却记不得。”探春笑道：“你办事办老了的，还记不得，倒来难我们。你素日回你二奶奶也说现查去？若有这道理，凤姐姐还不算厉害！还不快找了来我瞧。再迟一日，不说你们粗心，反说我们没主意了！”吴新登家的满面通红，忙转身出来。众媳妇们都伸舌头，这里又回别的事。

吴新登家的取了旧账来。探春看过便递与李纨看了，道：“给他二十两银子。把这账留下，我们细看看。”吴新登家的去了。

忽见赵姨娘进来，开口便说道：“这屋里的人都踩下我的头去还罢了。姑娘该替我出气才是。”一面眼泪鼻涕哭起来。探春忙道：“姨娘这话说谁，我竟不懂。谁踩姨娘的头？说出来我替姨娘出气。”赵姨娘道：“姑娘现在踩我，我告诉谁去！”探春忙站起来，说道：“我并不敢。”李纨也站起来劝。赵姨娘道：“我在这屋里熬油似的熬了这么大年纪，又有你和你兄弟，这会子连袭人都不如了，我还有什么脸？连你也没脸

面，别说我了！”

探春笑道：“原来为这个。我说我并不敢犯法违例。”一面便拿账翻给赵姨娘看，又念给她听，又说道：“这是祖宗手里旧规矩，偏我改了不成？这也不但袭人，将来环儿收了屋里的，自然也是同袭人一样。这原不是什么争大争小的事，讲不到有脸没脸的话上。他是太太的奴才，我是按着旧规矩办。若说办得公，领祖宗的恩典、太太的恩典，若说办得不公，那是他糊涂不知福，也只好凭他抱怨去。依我说，姨娘安静些养神吧，何苦只要操心。太太满心疼我，因姨娘每每生事，几次寒心。我但凡是个男人，可以出得去，我必早走了，立一番事业，那时自有一番道理。偏我是女孩儿家，一句多话也没有我乱说的。太太如今因看重我，才叫我照管家务，还没有做一件好事，姨娘倒先来作践我。若太太知道，怕我为难不叫我管，那才真是没脸呢，连姨娘也没脸了！”一面说着不禁滚下泪来。

赵姨娘道：“太太疼你，你该更加拉扯拉扯我们。你只顾讨太太的疼，就把我们忘了。”探春道：“我怎么忘了？叫我怎么拉扯？这也问他们各人，哪一个主子不疼出力得用的人？哪一个好人用人拉扯的？”李纨在旁只管劝说：“姨娘别生气。也怨不得姑娘，她满心里要拉扯，口里怎么说得出来。”探春忙道：“这大嫂子也糊涂了。我拉扯谁？谁家姑娘们拉扯奴才了？他们的好歹，你们该知道，与我什么相干。”赵姨娘气得问道：“谁叫你拉扯别人去了？你不当家我也不来问你。你如今说一是一，说二是二。你舅舅死了，你多给了二三十两银子，难道太太就不依你？姑娘放心，这也使不着你的银子。明儿等出了阁，我还想你额外照看赵家呢。如今没有羽毛，就忘了根本，只拣高枝儿飞去了！”

探春没听完，已气得脸白气噎，抽抽咽咽地一面哭，一面问道：“谁是我舅舅？我舅舅年下才升了九省检点，哪里又跑出一个舅舅来？我倒平常按礼数尊敬，倒更加敬出这些亲戚来了。既这么说，环儿出去为什

么赵国基又站起来，又跟他上学？为什么不拿出舅舅的款来？何苦来，谁不知道我是姨娘养的，必要过两三个月寻出由头来，彻底来翻腾一阵，生怕人不知道，故意地表白表白。也不知谁给谁没脸？幸亏我还明白，但凡糊涂不知理的，早急了。”李纨急得只管劝，赵姨娘只管还唠叨。

忽听有人说：“二奶奶打发平姑娘说话来了。”便见平儿进来，赵姨娘忙赔笑让坐，又问：“你奶奶好些？我正要瞧去，就只没得空儿。”李纨问她来做什么。平儿笑道：“奶奶说，赵姨奶奶的兄弟没了，恐怕奶奶和姑娘不知有旧例，若照常例，只得二十两。如今请姑娘裁夺着，再添些也使得。”探春早已拭去泪痕，忙说道：“又好好地添什么，谁又是二十四个月养下来的？不然也是那出兵放马背着主子逃出命来过的人不成？你主子倒巧，叫我开了例，她做好人，拿着太太不心疼的钱，乐得做人情。你告诉她，我不敢随便添减，她要施恩，等她好了出来，爱怎么添怎么添。”平儿一来时便已明白了一半，今听这一番话，更加会意，见探春有怒色，也不敢以往日喜乐之时相待，只一边垂手默侍。正值宝钗也从上房中来，探春等忙起身让坐。未及开言，便有一个媳妇进来回事。又见三四个小丫鬟捧了沐盆、巾帕等来。平儿见侍书不在这里，便忙上来与探春挽袖卸镯，又接过一条大手巾来，将探春面前衣襟掩了。探春方伸手向面盆中盥洗，那媳妇便回道：“回奶奶姑娘，家学里支环爷和兰哥儿的一年公费。”平儿先道：“你忙什么！你睁着眼看见姑娘洗脸，你不出去伺候着，先说话来。二奶奶跟前你也这么没眼色来着？姑娘虽然恩宽，我去回了二奶奶，只说你们眼里都没姑娘，你们都吃了亏，可别怨我。”吓得那个媳妇忙赔笑道：“我粗心了。”忙退了出去。

探春一面匀脸，一面向平儿冷笑道：“你迟了一步，还有可笑的。连吴姐姐这么个办老了事的，也不查清楚了，就来混我们。她竟有脸说忘了，我料着你那主子未必有耐性儿等她去找。”平儿忙笑道：“她有这么一次，管包腿上的筋早折了两根。姑娘别信她们。那是她们瞅着大奶奶